



西沙出水明代凤凰牡丹长颈香插筒

品香、点茶、挂画、插花，是古代文人雅士的“四般雅事”。透过西沙海域出水的中国古代香具、茶具，可以一窥古人幽雅生活的美好瞬间。

西沙出水明代香具茶具

炉香茗瓯翠涛起

文/图 本刊特约撰稿 魏希望



西沙出水明龙泉窑青瓷茶壶



西沙出水明龙泉窑青瓷香炉

海南经典收藏“海捞”系列——香具茶具

茶瓯留香

琼海潭门渔民同香炉一起打捞出水的明代龙泉窑茶壶，“如草色之借润于酥雨”（张侗初语），使我们一见明代人品茶之高洁。此莲瓣纹执壶，小口，荷叶盖，丰肩，鼓腹，矮圈足。通体施青绿釉，釉色莹润如一泓碧水。腹部刻弦纹将细长菊瓣分为上下两部分。壶盈有容量，体小大乾坤。

古人用茶，由来已久。宋人品茶，更是登峰造极。至明代，斗茶之风更是上升到美学的高度。

宋代之前，茶法以煮茶为风尚，对茶具的追求因茶而异。因宋朝煮茶尚白，茶汤以纯白为上，青白为次，灰白又次，黄白再次。青瓷、白瓷没有对比映衬功效，黑釉茶盏方成宋时茶具中的首选。宋徽宗在《大观茶论》中说：“盏色贵青黑，玉毫条达者为上，取其焕发茶采色也。”唐朝以汤色发绿为好茶。因茶汤在越窑中更能生动的表现绿色，所以越瓷盛行于唐。明代以后，品茶师法自然，返璞归真。冲制出本原色的茶汤，即成彼时审美。这把龙泉窑执壶，青翠如玉，放上新采龙井，或是雨后铁观音，想必水雾相映处，一洗苍翠之色，从流注中潺潺而出。茶汤绿意盎然，执壶泛青淌翠，心情一定像春雨初霁，碧空如洗一般灿烂。

明代人品茶，环境要清幽，友人宜清雅，坐具当清越，茶汤堪清滑等等。如此，才能如袁宏道语“潺潺清澈，甘粹柔滑”，感觉“眼目之器，心舌之垢，不待盥涤，见辙除去。”

明代人品茶除上述“四清”之外，还对茶具的审美有着更高的追求。一是德操韫藏而无异，二是清雅灵秀可净心，三是珍渥荣宠能流芳。明代崇尚“道眼清澈”，既是做人的清澈，也是尚物的清澈。癖花、痴香、斗茶、耽画的恋痴心理，演变成空越清静的内心修养。视花为芳友，香为殊友，茶为素友，画为益友。真乃静妙意趣也。明朝文人雅士的诸般审美诉求，对此执壶的精良制作，实为必然。

一卷书，一尘尾，一壶茶，一盆果，一重裘。是明代文人所追求的两个精神雅境，其一学问之境，其二自然之境。难怪陈继儒说：“以苦茗代肉食，以松石代珍奇，以琴书代益友，以著述代功业，此亦乐事。”

啜茗之趣，晚唐诗人卢仝的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千年流芳：“一碗喉吻润，两碗破孤闷，三碗搜枯肠，唯有文字五千卷。四碗发轻汗，平生不平事，尽向毛孔散。五碗肌骨清，六碗通仙灵，七碗吃不得也，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。蓬莱山，在何处？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。”

该款式源于明宣德官制铜炉，虽为瓷器，但其器形归真，口沿微敞，圈足外撇，蕴含大明帝国开明开放，广纳博采，恩惠四海的广阔胸怀。束颈含蓄，彰显了中华民族华贵而尚内敛，厚重亦善守藏的内在品质。圆腹得体，凸显了华夏文明厚德载物，博大精深的大国风范，也折射了中华民族圆满统一，和谐大同的价值观念。

从审美价值而言，此炉形制丰满有度而不显臃肿。

圆浑淳厚中洋溢着舒展柔美的泱泱气象。

口敞足撇涌现出开张恣肆的洪钟意境。

简约温润下流淌着清新淡雅的芙蓉国色。

五彩是明代彩瓷中的珍品，它是明代青花瓷系列的一朵奇葩，在已烧成的素胎上，采用釉下彩与釉上彩相结合的工艺，绘制各种彩色图案。“五彩”意即多彩之意。明代五彩以红、黄、绿为主色调，蓝彩常施釉下。

潭门渔民早期从西沙北礁打捞的凤凰牡丹长颈香插筒，扁圆腹，口微撇，着色以红蓝绿为主色。高仅9.6厘米，但器形饱满，小器物大制作，色彩鲜艳，构图完美，绘画精到，栩栩如生。此器为古人熏香时插放香铲、香匙等具的插筒。牡丹史称“国色天香”，是唐玄宗观赏牡丹时所封之名，唐李正封有诗赞美说“国色朝酣酒，天香夜染衣”。宋代谪臣丁谓，把海南沉香称为天香，并写有美文《天香传》。凤凰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瑞鸟，象征富贵、祥和，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寄托和向往。因此，明代艺术家把凤凰、牡丹描绘在香筒上，既表达了对所熏天香的敬重之情，也传递了对红袖添香景致中，国色美人的仰慕之意。

一抹沉香，清心涤虑。明代文人李日华，在《六研斋三笔》中说：“洁一室，横榻陈几其中，炉香茗瓯，萧然不杂他物，但独坐凝想，自然有清灵之气来集我身，清灵之气集，则世界恶浊之气，亦从此中渐渐消去。”落花飞雨之暇，以香会友，抚琴弄弦，岂止是古人的一种绵绵温存，对人生的理解，生命的感悟，全在清净的心境里氤氲升华。